

# 潘金莲

(台湾)著名金学家

魏子云著



## 潘金莲

---

作者：（台湾）魏子云

责任编辑 邢耘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郊华生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93 000

印张：13.75 插页：2

版次：198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82-9/I·281

定价：5.85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
| 一、戏叔吵家 .....      | 1   |
| 二、挑帘裁衣 .....      | 10  |
| 三、捉奸鸩夫 .....      | 24  |
| 四、日夜盼郎 .....      | 38  |
| 五、烧灵改嫁 .....      | 50  |
| 六、雪娥挨打 .....      | 60  |
| 七、琴童被逐 .....      | 70  |
| 八、来旺媳妇（春篇） .....  | 82  |
| 九、来旺媳妇（夏篇） .....  | 97  |
| 十、来旺媳妇（秋篇） .....  | 110 |
| 十一、来旺媳妇（冬篇） ..... | 123 |
| 十二、葡萄架下 .....     | 135 |
| 十三、红绣花鞋 .....     | 146 |

十四、小铁棍儿 .....	161
十五、请满月酒 .....	173
十六、失钥分桃 .....	185
十七、平安戳舌 .....	198
十八、苦等汉子 .....	210
十九、失金记娇 .....	224
二十、姘家作客 .....	239
二十一、清明上坟 .....	252
二十二、胡僧之药 .....	264
二十三、要生儿子 .....	275
二十四、踩屎打奴 .....	288
二十五、官哥死了 .....	301
二十六、瓶儿亡了 .....	316
二十七、掙奴卖放 .....	332
二十八、奶子奶主 .....	345
二十九、争根棒槌 .....	356
三十、杀西门庆 .....	369
三十一、张胆偷婿 .....	385
三十二、怒卖春梅 .....	401
三十三、杀潘金莲 .....	414
后记 .....	432

## 戏叔吵家

---

武大郎由阳谷县搬迁到清河县并不久。由于老婆潘金莲长得俏，照样招惹来一些浮浪子弟，在门口指手画脚，瞎三话四，遂又搬了一次家。武大郎身材矮小，面貌丑陋，外号叫“三寸丁，谷树皮”。终日挑担子在街上卖炊饼度日。他老婆潘金莲可长得十分标致，又爱打扮，因而被人称为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一天，武大挑着担子在街上卖炊饼，遇上了打虎英雄挂红游街。武大一见那人，正是自家兄弟武松，如今因打虎有功，在县中作了都头，真是高兴万分。上前一把扯住兄弟，叙述别后，便邀兄弟家去叙话。当时武松问明住址，应允事毕就来。

那武松到了哥哥家中，见过了嫂嫂。一家人见了面，当然亲热一番，那是不用说了。可是潘金莲一见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气力，心里便寻思道：“怎

么，一母所生的兄弟，竟是这等不同；一个竟这般壮健英俊，一个偏如此矮小丑陋，偏偏自己嫁了这个身不满三尺，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大郎，若是嫁了这个高大英俊的二郎该多好！”于是，潘金莲便热热诚诚的要兄弟搬到家里来住。武大出门去买酒菜，潘金莲便与武松攀谈起来。“叔叔何不搬来家里住？”潘金莲说：“省得在县前，士兵服侍，做饭腌臢。在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也方便些；就是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也干净。”

武松推辞，说是不敢打扰嫂嫂。

“莫不别处有了婶婶？”潘金莲说：“一起搬来住好了。”

武松答说尚未娶妻。潘金莲便伺机问武松多大岁数。知道武松比她大三岁，二十八，正当青春年壮。

潘金莲抱怨武大不够刚强，她自己性子急，看不惯这种三打不回头，四打连身转的人。武松听得出嫂嫂言中有意，只答说：“家兄脾气好，不会惹祸，免得嫂嫂忧心。”待会儿武大买回酒菜，安排妥当。潘金莲坐主位，武大打横，武松对席。

潘金莲拿起酒来，给武松满满斟上一杯，说：

“叔叔休怪家中没甚管待，请喝杯水酒。”

“感谢嫂嫂，不要这样说。”

武松说过，举杯一饮而尽。

潘金莲叔叔叔叔的叫个不休，手中的筷，一会儿拈果儿，一会儿拈肉，一样又一样拣好的向武松碗中放。弄得武松望着哥哥不好意思。

潘金莲吃了几杯酒，红着一双眼只顾向武松身上看，看得武松低下了头。再过了一歇，便起身告辞。

“兄弟没事，再吃几杯去。”武大挽留道。

“改天再来看望哥嫂吧！”

说着，武松便拜谢下楼出门去了。

两口儿送武松到门口，潘金莲向武松说：“叔叔还是搬来住。如不搬来家住，俺两口儿岂不乞别人笑话。亲兄弟，不比别人。搬了来，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

武松想了想，说：“既然嫂嫂有此厚意，今晚就把行李搬来吧。”

就这样决定，武松当晚就搬来哥家住了。

当士兵把武松的行李挑来，潘金莲见到，恰似拾到金宝似的欢喜。马上打扫一间房屋，与武松居住。

从第二天起，潘金莲便老早起身，忙着为武松烧水净面，以便武松来得及到衙门画卯。

“叔叔画了卯回家吃饭，”潘金莲交代，又加上一句说：“休要到别处吃哟！”

武松画了卯回到家中，潘金莲早把饭食准备妥当，三口子吃了早饭，一杯清茶便捧到武松手上。

“累嫂嫂辛苦了，”武松歉然地说，“要小弟不安。明日要县里拨个士兵来使唤。”

潘金莲赶忙说：“叔叔不要这般计较，自家骨肉，又不服侍别人。你看，咱家的侄女儿我都不让她拿东拿西。拨了士兵来，上锅上灶也不干净，奴眼里怎看得上这些人。”

弄得武松也不知回答什么好！

武松住在哥家，并不是白吃，也拿银子出来。过了几天，武松为了答谢嫂嫂的殷勤，送了一匹彩色缎子给潘金莲作衣服，越发使潘金莲心花怒放。从此，不时拿言语来打动武松。可是武松口直心硬，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是以一个多月以来，潘金莲还不曾捕捉到武松的真正心意。

一天，下起雪来了。直下到一更时分未停，大地成了银妆世界，宇宙变成玉镶乾坤。第二天，武松衙门画卯，日中未归，武大早被赶到街上做生意去了。潘金莲准备了一些酒肉，摆在武松房内，又生了一盆炭火，心里想：“我今天要着实的撩他一撩，不怕他不动情。”遂独自站在帘儿下，一直瞭望着武松归来。她看到武松回家来了。在雪地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潘金莲连忙掀起帘子，趋前迎接，笑道：“叔叔受冻了。”武松答谢嫂嫂挂心。进门后，便取下头上的笠帽，身上的毡袍，潘金莲赶去接，武松忙说：“不劳嫂嫂生受。”便顾自把衣帽上的雪拂了，挂在壁上。随又解了缠带，脱了身上鹦哥绿紵丝衲袄，走进房内。

潘金莲跟在后面，说：“奴等了一早辰啦，叔叔怎的不归来吃早饭呐？”

“早上遇见一个朋友，请我吃过饭了。”武松说，“本来还有一处应酬，我不耐烦去，遂回家来了。”

“既恁的，请叔叔烤火。”

说着，扯着武松到火盆边。

“正要暖暖呢！”武松说着便脱下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搬过一条凳子，自对火盆边坐下。



潘金莲早着迎儿把前门上了闩，后门也关紧了。把桌上的菜蔬撮去再热了热，又撮来放到桌上。

武松看到嫂嫂这分殷勤，便问哥哥哪里去了？答说到街上做买卖去了。

“叔叔来，”潘金莲先坐在桌边叫武松，“我们先吃三杯。”

“等一下，”武松在烤火，头也不抬地说，“亦发等哥哥来家吃也不迟。”

潘金莲则说：“那里等得他，”话犹未了，只见迎儿已暖了一壶酒来。潘金莲接到手上，就为武松斟上一杯。

“不必嫂嫂费心，待武二自斟。”

武松坐在火盆边这样推辞嫂嫂的殷勤。

潘金莲一见武松不动，也搬一条凳子，放到武松身边，回身到桌上，拿盏酒擎在手上，笑嘻嘻地看着武松，说：“叔叔，满饮此杯。”

武松接过酒去，一饮而尽。

潘金莲又筛一杯过来，说道：“天气寒冷，叔叔再饮一杯，成个双杯儿。”

武松接过酒来，又是一饮而尽。再起身筛了一杯，双手递与潘金莲，说：“嫂嫂也饮一杯。”

潘金莲接过酒来，送到唇边呷了一口，又拿起酒壶把杯注满，递给武松，武松起身坐在桌边，以疑惑的目光，望着嫂嫂。

这时，潘金莲解开领上的纽扣，松了松衣领，微露出嫩软的酥胸，又故意把云鬓半辮到鬓边，堆起满脸的欢笑，说

道：“我听人说，叔叔在县前街上，养着个唱的，有这话么？”

“嫂嫂休听别人胡说。”武松答说，语气钢似的，“我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

“我不信。”潘金莲娇媚地说，脸上的笑，更加艳美了。

“只怕叔叔口头不是心头。”

“嫂嫂不信，一问哥哥就知。”

武松的答话，还是钢样的坚硬。

“啊呀！不要提你哥哥，”潘金莲奚落着说，“他晓得什么，醉生梦死一般，他若知道这些，不卖炊饼了。叔叔且喝这一杯！”说着把手中酒递与武松，武松接过来又是一饮而尽。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喝了好几杯。只喝得潘金莲欲心如火，按捺不住了。武松当然了解，无论潘金莲玩些什么，只是低下头来，不来兜揽。潘金莲再去烫酒，武松则自顾一人在房内坐着，坐在火盆边用火箸拨火。

潘金莲又烫了一壶酒，到了房内，一只手拿着酒壶，一只手竟去武松肩头上捏了一下，说：“叔叔只穿这些衣服，不冷吗？”

武松早已有了五七分看不惯了，虽然潘金莲动了手，也装作没有感觉，不予理会。潘金莲见武松无丝毫反应，便放下酒壶，竟去劈手夺下武松手中的火箸，说：“叔叔你不会拨火，我来替你拨，你也像火盆一样热就好。”

武松已有八九分焦躁起来了，但仍旧按捺着不作声。潘金莲以为是武松害羞，便丢下火箸，回身再筛了一杯酒，先喝了一口，剩下的递给武松，说：“叔叔，你若有心，吃我

这半杯儿残酒。”

这时的武松跳起来了，夺过酒杯，就把酒泼在地上，愤怒地说：“嫂嫂！不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一推，潘金莲险些儿摔了一跤。武松睁着牛眼，向潘金莲指着自己的鼻尖说：“我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响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嫂嫂不得这般不知羞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我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没有长着眼睛。休得再有此等所为。”

潘金莲被武松这一顿话，抢白得通红了面皮，便叫迎儿来收拾了桌上的碟盏家伙，口里还在喃喃地说：“我跟你作耍，竟当起真来。好不识人恭敬！”自往厨下去了。武松则一人坐在房中发闷发气。

到了傍晚，武大挑着担儿，在大雪里归来了。他推开门放下担儿，进得屋来，一眼便见到老婆的眼哭得红红的，便问：“你和谁闹来？”

“都是你不争气，叫外人来欺侮我！”

“谁敢来欺负你？”

“还有谁？除了武二那小子。”潘金莲说。

武大郎听了一时诧异得说不出话来。“我见他大雪归来，好意安排些酒饭与他吃，他见前后没有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潘金莲见武大有些不相信，遂又加上一句说：“迎儿亲眼看见，我不赖他。”

武大摇摇头说：“我兄弟不是这等人。”

潘金莲一听火冒三丈，跳将起来了。大声嚷着说：“你兄弟不是这等人！我是这等人？”

武大连忙乞怜说：“不要大声嚷嚷，被邻舍听见笑话。”

“你还怕人笑话，你！”潘金莲的嗓门更大，向武大郎逼了过去，“怕人笑话，你就赶他走。”

武大郎向潘金莲连连作了两个揖，乞怜她不要大嚷。连忙走到武松房里。看见兄弟坐在房里发怔。

“老二，你吃了点心没有？”武大装作不知的找话头来说。“我要你嫂子做去。”

武松也不答理，也不看哥哥一眼，寻思了半晌，便脱了丝鞋，依旧穿了油腻靴子，着了上盖（斗篷），戴上毡笠儿，系上缠带，顾自走出大门去了。

“老二，你哪里去？”武大在身后叫着。

武松也不回答，径自扬长而去。

武大回到房中，向老婆说：“他不理我，顾自出门，往县前那条路去了。”于是又自言自语说：“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贼混沌虫，”潘金莲开骂了，“怎么回事？那小子害臊，没脸儿见你，没嘴巴理你，只好走了。哼！”潘金莲低起眉来寻思着说：“我猜他一定会叫个人来搬行李，没脸再住下去了。”又抬起头来向武大，“他要是搬走，我不准你留他。”

“兄弟如搬出去，就被别人笑话了。”武大说。

“混沌魍魉！”潘金莲跳起来，“他调戏我就不被别人笑话。你要是舍不得你兄弟，你跟他去。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好吧！你给一张休书好了，你留下他罢。”

武大被潘金莲数落了一顿，哪里还敢开口。

两人正在絮叨，武松领着一个士兵来了，拿着一根扁担，径行到房内收拾了行李就出门。

“老二，为了什么吗？”

武大追出去叫。

武松带着挑行李的士兵，顾自走去，头也没有回。武大在门口直叫：“老二，为了什么吗？”突然，武松停住了脚步，武大一看，便飞跑奔往。武松也转身走来，武大跑到兄弟眼前，双手抱住武松的小腿，昂起脸来望着，眼眶中充满了泪水。“哥！”武松说。“从今往后，多在家中，炊饼少做些。”说到这里就停住了。武大擦擦眼泪，说：“我懂得了。”然后武松说：“我还是搬回衙门里住好。哥别在意，我会照顾哥的。”说过，便转身望着士兵，挑起行李来，继续走去。武大愣愣望了一霎，等武松转了弯，方始回去。

## 挑帘裁衣

---

武松走了之后，武大就照着弟弟的吩咐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街，所以天不黑就回家，歇下担子，便除下帘子关上大门。任凭潘金莲骂，也不理睬。就这样日子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春光明媚，三月间的好天气。潘金莲打扮得光艳鲜丽，等武大挑起担子出了门，她就到帘下搔首弄姿。这天，潘金莲正用手拿起叉竿放帘子，突然一阵风来，潘金莲手拿不牢，把叉竿刮倒了。门前正好有一人经过，刮倒的叉竿，不偏不巧，正打在这过路人的头上。

这人停下脚步，以手摸头，正要有所发作，抬头一看，却不想是一位美貌妖袅的女人。但见她生得是黑油油鸦翎鬓儿，翠弯弯新月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瑶琼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脸儿盆，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窄多多尖跷脚儿，正赤红着脸惊怔在那里陪着笑。看去年纪也不过二十

来岁，也在打量那挨了叉竿的人：年纪二十郎当岁，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并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着绿罗褶儿，脚登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桃丝护膝，手摇着洒金川扇，越发显露了他那张生般脸潘安般貌，真是风风流流的可意人儿。当彼此打了个照面之后，原想发怒的这个男人，马上变了一个笑吟吟的脸，原有一心怔忡的潘金莲，见到这人也戛然消失得无了踪影，马上堆起一脸的笑，深深拜了一拜，歉然地说：“一阵风来，奴家失手，误打了官人，休怪！休怪！”

那男人一面手整头巾，一面弯腰到地，还喏道：“不妨！不妨！娘子请方便。”

这一男一女正在言来语往，礼来礼去，却被隔壁卖茶的王婆子看见，在门前暗自笑道：“我道谁家大官人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嗨！打得正好。”

“是我的不是，”那人笑道，“一时冲撞，娘子休怪。”

“官人不要见责。”潘金莲又陪笑说。

“小人不敢。”

那人又大大地唱了个喏，笑嘻嘻的。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织风情的眼色，一直在这妇人身旁觑着。潘金莲虽然被看得低了头，黑眼眸却不停的向眼角边滴溜。

这人临去时，还一边走一边回头了七八回，然后才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潘金莲也一直站在门口望着那人走去。心里想，这人倒生得风流浮浪，语言甜净。心头遂萌生了爱意；却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住在何处？看他临去回头了七八回，想必也有情

意。站在帘下眼巴巴望不见了那人，才去收帘子，关上大门回房去。

话说这人复姓西门名庆，在县前开着个生药铺，已经破落了。他自小就是个好浮浪的子弟，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使得拳棒，拜把兄弟，专在县里把揽说事，从中过钱，交通官吏，近来发迹有了钱，满县人都惧怕他，原来叫他西门大郎，如今都尊称他西门大官人了。他家中已有了大小老婆三个，还有勾栏院中的相好。此人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家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这天，见了潘金莲之后，便寻思这好一个雌儿，怎能够得手呢？于是，他便想到那妇人隔壁的王婆子来了。

西门庆回到家，连饭也没吃，便回到了王婆子茶坊，迳到里边水帘下坐了，王婆子一见西门庆到来，便笑呵呵地说：“你唱得好个肥喏！”（等于说作了一个长揖）

西门庆嘻皮涎脸地站起来说：“干娘！我有话问你！”

“什么要事？”

王婆明知故问地说。

“你那隔壁这个小娘儿们，”西门庆轻言细语指着隔壁说，“是谁家的娘子？”

“她呀！”王婆子挤皱着一双老眼，指点着隔壁说：“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问她怎的？”

“干娘休要取笑，”西门庆说：“我跟你说正话。”

王婆子也严肃了脸，告诉西门庆说：“她老公便是县前卖熟食的。”反问西门庆，“你猜？”

西门庆猜了半日没有猜到，王婆子说：“我告诉你吧，



她的盖老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

西门庆一听顿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么！”王婆答是。西门庆听了便感叹的说：“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嘴里。”

“常言道得好，”王婆说，“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则伴拙夫眠。月下老儿就是这等撮合的。”

“干娘，”西门庆甜甜地叫，“我少你多少茶果钱？”说着便掏出一把碎银子放在桌上。

“不多不多，”王婆说，“歇些时再算也不妨。”笑嘻嘻的眼睛，盯着桌上的十来块碎银子。

“你儿子现在那里？”

西门庆另寻话头说话。

“唉！”王婆叹了口气，说：“说不得了，跟了一个淮上客人走的。至今没有信息，又不知是死是活！”

一边说着一边把桌上的碎银收拾起来。

“你却不交他跟我，”西门庆说，“那孩子倒也乖觉伶俐。”

“若得大官人你抬举他，那就好了。”

“等他回得家来，再作计较吧。”

西门庆说着便作揖告辞。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时辰，却又来了。王婆正在武大门口坐着，一见西门庆又来了，遂起身笑着说：“官人是不是想吃碗梅汤？”

“是是是，”西门庆说，“多加些酸味儿。”

王婆引西门庆进得茶坊，做了一碗梅汤递给西门庆。西门庆吃了，放了碗盂，说：“你这梅汤做得好。”